



何百里介紹作品。朱慧恩攝



翁祖清作品《天地盡染誰潑朱砂》。



翁祖清作品《紅霞映天遠》。



何百里作品《青雲》。

何百里翁祖清 同遊太行山 嶺南筆法繪出山川壯美



何百里作品《太行曠望》。

一年前，畫家何百里與翁祖清一見如故，結伴同遊太行山。兩人均被太行山那巍峨聳立、氣勢雄偉的形象所震撼。回來後，他們化山氣於紙上，以水墨記錄太行山美景。何百里選擇虛實結合，以較為抽象的手法表現山的氣勢，翁祖清則致力在畫紙上表現太行山醇厚與穩重的一面。

文：Vivian 圖：佳士得提供



何百里作品《霧鎖赤崖》。

太行山橫跨北京、河北、山西及河南，綿延400餘公里，地勢險要，宏大壯美，一直是不少畫家鍾情的繪畫題材。由即日起至本月27日於佳士得舉辦的「太行印象」展覽，便展出了何百里與翁祖清創作的以太行山為題材的合共48幅水墨作品。兩人同遊太行山，感受到當地壯麗浩瀚和變幻無窮的風景，美景在腦海中揮之不去，歸來後創作了此系列作品。若說武夷山是「秀」，黃山是「奇」，那麼兩人認為太行山的最大特點是「平」。不像畫其他山峰般有讓畫家展現技法的空間，故創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。

突破傳統展現美景

在當天的開幕儀式上，何百里與翁祖清憶述起當日在太行山遊玩的時光，以及分享創作這批作品的感受。「第一次去了太行山，覺得那兒實在太美，跟一般的山真的不同。」翁祖清憶述。他與何百里均到過當地著名的郭亮村，也被當地那間名遐邇、地勢險絕的「掛壁公路」深深震撼。「這條公路是他們辛辛苦苦建造出來的，跟愚公移山的精神如出一轍。」何百里說。兩人一致認為，相比起黃

山、武夷山，繪畫太行山的難度顯然大得多。「一般的山有松樹、柏樹，而太行山則不是，它是平平的，山上就只有雜木類的樹，像柿子樹、棗樹和山楂樹。」翁祖清說。何百里補充道，若繪畫松樹及柏樹，則能展現線條感，比較「有骨」的感覺。但由於太行山上缺少這樣的「奇樹」，欠缺了不同形象的配搭，要如何豐富構圖便十分費心。

名為《青雲》的作品，可說是何百里在此系列作品的代表作之一。他解釋此幅畫作的創作意念：「此畫創作於兩個月前，也是此系列最後創作的一批作品。我在畫中使用了太行山的兩個色調，包括赤色和翠綠，兩者相撞，配合得宜，再加上煙雲，產生幽邃的感覺。在構圖時，我也採用了俯視的角度，並將畫面抽象化，讓觀眾看畫時能夠全情投入，務求讓他們帶進絕美的意境。」何百里的創作風格，由過往的寫實，到後來的半抽象，到現在進入抽象的風格。他自言，希望透過這批抽象化的太行山畫作，帶領觀眾離開現實，投入畫中。

翁祖清也分享自己的一幅作品，名為《天地盡染誰潑朱砂》，他自言這

是創作意念：「中國傳統的青山綠水基本上以勾線與填彩為創作方法，色彩則以青和綠為主。後來張大千打破此傳統，採用了潑彩的方式，令畫面形成強烈的視覺感。我也想突破傳統，在研究了張大千畫作的基礎上，從青山綠水的概念出發，採用了潑墨的手法。我在畫中強調透明感，以透明感拉開張大千扎實的一面。」

初次相遇一見如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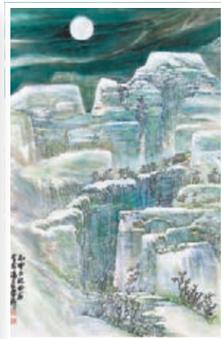
何百里生於1945年，是著名的水墨畫家，早年跟隨胡宇基學習嶺南畫派花鳥技法，由上世紀七十年代轉為水墨大寫意山水。何百里融匯多年研習宋元山水傳統技法的基礎，糅合潑墨、破墨、漬墨、潑彩等技法，形成獨樹一幟的寫意山水風格。翁祖清生於1947年，來自上海書香門弟，1968年拜於金石畫家楚生門下，努力鑽研篆刻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活躍於滬上藝壇，曾任鄧散木藝社、上海聯合進修學院藝術顧問、海墨畫社副社長等職務。翁祖清的山水作品，驟眼看色感濃烈粗獷，細看卻覺其筆墨精到老辣。他以剛勁有力的中鋒入畫，運筆如刀。兩位生於同年代的畫家，儘管創作風格迥然不同，卻同被太行山宏偉壯麗

的景色所吸引。兩人之所以會一同到太行山遊玩，原來是受佳士得亞洲區中國書畫部國際總監江炳強的邀請。何百里憶述：「那是四百多天以前的事，我們一見如故。」在結伴同遊的過程中，兩人更是相逢恨晚。翁祖清憶述：「我們兩人在太行山交流了很多，我們在創作上的觀點是一致的。搞藝術的人每天都在動腦筋，要尋找創作題材是非常困難的事。」

然而，此次的太行山之旅，令兩人獲益良多，故實在不枉此行。何百里表示：「我們的內心感受都一樣。中國畫一般來說就是『吸』自然，大自然教導我們，再用技法和學養把自然美景襯托出來。」他自言，太行山雖然沒有奇石奇松，但重點是畫家如何以自身的涵養和獨到的技法，把平淡化為不平淡。兩人均提到，因為太行山不是「奇」，而是「平」，故創作難度甚高。故是次「太行印象」的創作也是對兩人的技法及創作意念的提升。談到創作的想法，翁祖清表示：「以前畫武夷山畫得很秀美，黃山就畫得奇，但太行山是方的，我就盡力表現它的醇厚。方形的太行山予人大氣、穩重之感，我就盡力在畫面上表現這種感覺。」



翁祖清（左）與何百里憶述在太行山的風光。朱慧恩攝



翁祖清作品《峰月同色》。



展覽現場。朱慧恩攝

記者手記 ■文：張夢薇

台北史博館47件名家手筆 展海島文墨之風

台北「歷史博物館」，是不少旅台之人的必到文化處所，自去年起館內修繕，讓悉數「史博館」展覽移居台北各個文化坐標，圖書館、美術館、甚至是機場藝廊，都不負眾望，可以見到史博館對其館藏的善陳規劃。

6月夏風徐徐，若赴台北便不妨啖一饅台島墨香。由即日起至7月21日，史博館借台灣圖書館4樓雙和藝廊場地，規劃「筆痕墨跡—史博館館藏名家書畫展」，集結47件重要台灣書畫名家如于右任、王壯為、傅狷夫、七友畫會等人之書法、繪畫作品，介紹各家筆墨技巧，呈現筆墨裡的思辨，讓觀眾一覽台灣的傳統水墨之風。

台灣書畫發展，一向融合外來文化與傳統中國書畫精神，在承繼與創新的交互刺激中前進。1687年台灣設置科舉，從此全台興學，書法隨盛行的讀書風氣而逐漸受到重視，陸續延聘來自沿海一帶的書畫名人赴台，彼時盛行的是詩文結合，書法則是以「帖學」為主，是故，彼時的水墨大家多見恣肆揮灑之人，比如逸筆草草的四君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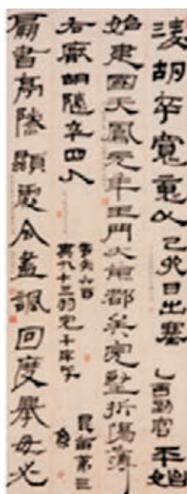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日據時期，外來的新式美術教育把西方的



林玉山、黃君璧、歐豪年、台靜農(鹿)合作《霜林遊鹿》。



呂佛庭作《太魯閣之春》。



張隆延書法《漢簡條幅》。

寫實觀念導入台灣，這種審美方向則是讓水墨畫，從南畫類型轉而近似膠彩畫的細膩渲染。同時書法的發展，則是在六朝筆意裡，輾轉注入碑學風尚；及至戰後，因北方人口去台，多樣的碑帖拓本和中原的書畫理念流入台灣，為書法與水墨的發展變革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糧。

及此，台灣的書畫藝術已經發展出多元風格。繼而隨着解嚴之後的社會開放，西方的美學思維與表現手法愈來愈多走入當時台灣的美術視野，讓書畫，不囿於傳統四君子或是道釋人物，畫家們把寫生、寫景和文人關懷與土地情思相結合，生產出一批具有鮮明時代特質與強烈本土色彩的書畫作品。今次的展覽，便可一窺這種綜合交織的藝術風格。

藝術，是一種可以觀照出社會變革的精神載體。其實一直以來，台灣的水墨書畫視野，就與祖國大陸有着十分迥異的傳承樣貌和筆趣形態，台灣的水墨，深具海島文化精神，這和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與特殊社會歷史經驗息息相關，箇中原因雖一言難盡，不過善於吸納諸家之好，傳遞出思辨之後的嚴肅氣質，是台灣水墨的精神特質。



展覽現場。

萬象靈犀



里斯本全景圖(局部)，約1700年。



展覽現場。

50餘件瓷板畫亮相故宮 講述葡萄牙500年故事

「釉彩國度——葡萄牙瓷板畫500年」展日前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永壽宮開幕。16世紀至21世紀的50餘件葡萄牙瓷板畫精品，以「裸展」的方式呈現在觀眾眼前。據悉，這是故宮博物院首次與葡萄牙國立瓷板畫博物館合作舉辦的展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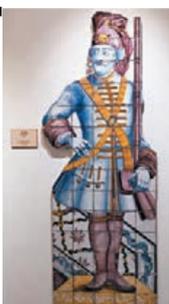
葡萄牙被譽為「瓷板畫王國」，其瓷板畫藝術具有悠久的歷史，體現出濃郁的地方特色。葡萄牙瓷板畫融合東方多個文明的元素，堪稱葡萄牙歷史與文化的縮影。作為大航海時代的先驅，葡萄牙是較早與中國發生聯繫的歐洲國家，兩國的文化交流也隨着貿易往來而逐漸頻繁。中國的製瓷工藝和審美情趣傳播到歐洲後，對葡萄牙瓷板畫產生過重要影響。很多葡萄牙瓷板畫具備中國青花瓷器淡雅、婉約、質樸的特色，同時也帶有鮮明的西方文化烙印。

今次展覽展品貫穿葡萄牙瓷板畫500餘年歷史，通過不同時代的作品，讓觀眾看到瓷板畫風格的變遷。16世紀早期瓷板畫構圖嚴謹、裝飾性強，屬於基督教藝術與伊斯蘭藝術的混合體；17世紀瓷板畫上的「狩獵

圖」，色彩搭配協調、畫面乾淨明快，其中所繪人物，栩栩如生、活潑有趣，給人帶來一種小清新的田園情調；18世紀的一幅作品，勾畫出葡萄牙人想象中的中國人生活場景，把孩子抱在膝頭的婦女、勤勉做着家務的夫妻、吹着笛子與女孩玩耍的媽媽等，組成一派和諧安寧的景象。到19世紀，工業革命極大地改變了藝術風格，在20世紀和21世紀，葡萄牙瓷板畫接受新藝術潮流，用抽象、誇張、變形的風格表達創作者的內心思想。

另據介紹，今次展覽所在的永壽宮是紫禁城內廷西六宮之一，坐落在養心殿之後。「釉彩國度」展覽在庭院深深、雕樑畫棟的中國宮廷建築中舉辦，別具風情。展覽將持續至10月7日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燭



彩繪男子瓷板畫，約1770年。